

綠葉

中



這是發生在
馬泰邊境森林裡的
故事。

小引

綠葉，原姓名是李二葉。當初她給自己取隊名時，同志們勸她改為「勵葉」，說這樣才有革命性。綠葉者，如果在左沙漠，自然金貴，但在這熱帶雨林，就顯得平凡了。

「許多革命故事，怎麼不講？」
「講了許多，包括了我們的「九一烈士」，古巴敏感到對方的挑釁，索性說：『要不然，今後由指揮部規定要開班課程……』」
「那又如何？」周建正經八百地說：「我也只是提供意見，讓你參考而已。」
「那好。」古巴順水推舟，道了謝，站起來，用左手握拳，行了軍禮，就搖晃著一只空袖子走了。

綠葉，中等身材，她總是穿著舊軍帽，穿著舊軍裝，微笑時露出一項銀金的門牙；談話閒閒，她總是幹各種工作。——為甚麼總是穿著軍裝？——女歌手的細管隨風同志，管到這件事上來了。

突擊隊調回來的古永發同志（同志們叫他「古發」），則來叫去，變為「古巴」了。他念過馬大文科，是這裡的文化教員。這位斷了右臂的男戰士，講話不留情面，刺得周建正。人稱「陽性反應」。

綠葉，原姓名是李二葉。當初她給自己取隊名時，同志們勸她改為「勵葉」，說這樣才有革命性。綠葉者，如果在左沙漠，自然金貴，但在這熱帶雨林，就顯得平凡了。她聽不清怎樣才好，結果，還是叫做「綠葉」。

「……不來通報一聲，不合手續。」周建正看著那兩眼，生氣了。
「……綠葉明知有理，也是不幹於為自己辯護的。」
在旁的女醫生馮俊音嬌聲說：「做好事，總不至於被捉起來通緝的吧？」
女隊長看了她一眼，不再說甚麼，走了。

周建正對於馮醫生雖有不滿，但不敢隨便投訴，可是對古巴卻是處處看不順眼。有一次聽到這位文化教員向學員們介紹「紅樓夢」，竟大罵小怪，連忙向丈夫周建正報告。後來，通過這位第一把手，把古巴叫到指揮部去。周建正平氣和地問道：「你上文化課時，講了（紅樓夢）？」

大葉有幸嫁了個高幹，調到機關單位去了，好幾年都沒有來往。有人說，前一陣內鬥鬥爭，她被批得夠呛，如今也不知命運如何。三葉在其他機關單位，偶然會合在一起彈煙，或數年一次的「會師」，見見面，聊點家常。但姊弟談話時，旁邊必得有女隊長之類的幹部「作陪」。所謂「作陪」，就是防止他們互相「洩密」。

馮俊音是這個單位兩個放於四級女隊長的人之一。她曾經「一頂」，既委婉又犀利，人那「陰性反應」。另一個是從

「綠木（紅樓夢），我對是反對這社會的血淚控訴，而且具有光輝的民主思想。介紹一下，對學員有好處……」

上了隊以後，綠葉同普通戰士那樣去放哨、運糧、打仗；做普通男女那樣結婚生子。由於她太平凡了，人們有時幾乎忘記了她的存在。只因她偶爾出點「洋相」，才又引起人們的注意。

有一次她在農村負責警戒，手單上了。她沾在馬背上。

隱藏在隊後，發現一隊散兵
從山後走來，影影綽綽，一時
太緊張了，也不知先報告好，
還是先開槍才好，忽然會預不
聽指揮，一揮一揮，「砰」地
一聲失聲，個個那些回過來的
散兵，以為是我軍指揮部發
了，匆匆從山谷裏，窺探不
利地形。這一切過程，是事後
聽到別隊的人說的。從此，結
果得了一「失散部隊」的稱號，
並被指揮部記上了一個軍事
「缺點」。不久之後，人們便
也把它「笑話」淡忘了。

檢在此時，小兵和杰
鋒，渾身大汗地走過
來，坐在隊旁發牢騷。
原來，今天清早，他們
說老甘派派出農村送
信，誰知，那信送到隊
隊手中，一拆信，裡面
空空。那個老甘忘記把
信件塞進去就封了口。
待到兩位戰士回來報
告，老甘叔叔以為他們
開玩笑，找來找去，
呀，那封信壓在報紙下
面，戰士們的汗水，就
這樣白白洩洩。老甘叔
叔要壞壞說：「今早都
是因為你們拚命催才搞
亂的！」

杰鋒只是搖搖頭，小
兵卻發出一副男裝。
唉，也許這位年過花
甲的老甘做了個
順口溜：
同志們於是搞了一個
綠葉勞動，
就來就來（笑）
老甘笑聲，
奇信才了個空！
蕭原聽了大叫起來
說：「這是做壞同志，
不要亂鬧！」因此，同
志們這才靜下來。

三

七十年代末，有一次散發突
然發生，造成許多戰士負
傷。隊伍匆忙撤退，在混亂中
對那些傷身是血的傷員怎麼
辦？眼看傷員生靈定地忙
忙；綠葉生性善良，於是主動
幫忙。當時，周理成杰鋒帶了
一個偵察班，撲救了救情。隊
伍離開敵之環，才燒傷身下
來，安頓傷員。以後，綠葉在
高醫生的教導下，經過兩年的
實習，才成了一名醫務員（相
當於護士）。另外，她也負責
針灸工作。

開戰時，她與高醫生也談一
些心理話。馮的丈夫，剛幾
年，在國內的一次戰鬥中犧牲
了。她這才發現：雖然高醫生
臉上有笑容，其實，內心湧動
血淚，有無限的辛酸……

四

有時她不當醫務，但是，人
手缺乏，人們也大罵喊叫：
「綠葉！」
「唉……」她總是隨和地應
聲而到。
儘管她完成了醫務工作，高
醫生還是對她許地地點點頭，
她從內心感到一陣溫暖……

綠葉的第一任丈夫叫尹光，
是大馬的農民。他濃眉大眼，
聲音宏亮，身體強健有力，擔
上六十公斤，走得又平又穩。
她和他開開活潑的濶子過著
愉快的夫婦生活。可惜好景不
常，那年尹光在炮火中受傷
過河中伏，跌倒在河床上橫
了，鮮血和滾水一同滔滔而
去……那時，她不在現場，
部隊的老指揮員——榮叔說：
「把那場化為力量。」她忍著
悲痛，把那場咬得出血。她越
是堅強地笑，越是感到氣喘
噴噴……她為他生下一個女
兒，抱到後區街上，託她當
媽。儘管平時麻煩得人骨
刺，這事倒不是多虧了她。綠
葉的第二個丈夫是邊區人，叫利
剛，沉默寡言，有一副大身
架，卻總是生病。綠葉就是
給針灸後關係密切，終於在
指揮部安排下結婚。利剛在隊
伍裏因難產，患上肺氣腫
去世。這位「老實伯」，即使
是死到臨頭也是金口難開的，
所以，並沒有留下甚麼遺囑。
從這綜合儀式的簡單和一般人
程度的冷淡看來，他生前還有
甚麼難言之隱，可是，天曉
得，為甚麼當時綠葉要顧慮不
敢過問。見他只能拚命地弄工
作，以表示自己的忠誠，這
後，綠葉很後悔，似乎自己對
他不住……一年後，女隊長
當媒人，把他配給一個年過花
甲的「老同志」。綠葉搖頭，
那隊長瞪眼，責備道：「……
怎麼，配不上你？哼！人家老
不命，他要，妳那臉笑。」於
是，拉拉扯扯，就過去開房
了。其實，所謂「夫妻」，有
名無實，那「老同志」已經不
能人進了。……她實際上已經
過去當「頭」的。這老同志在
二十個月反「圍剿」中病死
了。

(四之一)



中於

「妳是個唯物主義者！」
「你這能害我子，懂甚麼兒！」女隊
長瞪眼道。

古巴同志繼續說：「……不要相信
吧。最實際的做法是：趕快幫她找回女
兒來見見……」

是的，這話倒也觸動了羅鳳母性的情
懷。當年，那女嬰逃出農村的景象還歷
歷在目。這一切都是她親手處理的。綠
葉的堂哥在街上開店，要辦理並不難。
倒是她自己的女兒送出去以後，沒了下
落。由於自己不是過人，找不到親戚
寄託，實在沒別的法子，只好接受一日
後不施索回」的條件。現在後悔也來不
及了。她每念及此，眼眶就紅起來。耳
邊還彷彿聽到周圍的怪聲……

那陣，她已四十出頭，是否再婚，得
慎重考慮。她首先盼望的是能看見一兒
她的獨生女兒……
當部隊裡有人提起綠葉的「婚」事
時，女隊長總是說：「不好搞，她這烈
夫命……」

綠葉總是謙卑地笑笑，大約是認
「命」了吧？可是，不想這話也傷害到
馮醫生。因為，她的丈夫當年也是在戰
鬥中犧牲的。可是，馮醫生沒有開除理
會，只是睜了他一眼，自顧忙著工作去
了。倒是那位來來轉轉的古巴同志，把右
手的空袖子夾在腋下，作了「陽性反
應」：

「戰爭這樣殘酷，游擊生活這樣艱
苦，妳不說，倒來說這個命，那個命？

「妳年紀比我大。」還沒等綠葉作出反
應，羅鳳就趕緊
說：「不可，妳一

個，死一個！」後
來，指揮部也沒下
文，這事就不了了
之。

五

平日人們盡可以忘
卻綠葉的存在，但
當指揮部派人去尋
覓，找不到具體
蹤跡，灰溜溜回來
的時候，人們自然會
想起要救綠葉。
凡是她參加埋屍的
糧食、物資，派她去
，大都散佚到。久而
久之，人們不得不
飲佩她的這一認山
泉水的本事。有的
人比這說：大森林
的變遷，那兒的高
壓、低谷、樹木、
河流，正如人類的
穴位，讓她一摸就
著。古巴同志說：「
或許她有特異功能
也說不定。據同志
所知，綠葉的弟弟
（三葉）也是很會
認山路，在該單位
是位很好的尖兵。」

這兒兄弟單位的要求，綠葉被派去配合
尋找。為時一個多月，當她回到本
單位時，發現少了兩位同志——小兵和
杰傑，他們犧牲了！羅鳳告訴她這事
與老甘沒關係，說時眼眶濕潤，心緒
沉重。後來，她聽同志們說，這是由於老
甘的指揮失誤，造成了兩位同志的犧
牲。老甘被記了一個軍事「大過」。這
事上面作了決定，就不准底下再議論
了。

小兵在馬場當過麵包廠工人。閒空
時，經常要燒幾碗粥來烘蛋糕吃。由他
當師傅，借以改善生活。同志們愛得吃
到看噴噴的蛋糕，更愛聽小兵由此
而發出的歡

樂笑語。杰
傑既喜歡拉
弓吹笛，在
晚會上常有
精彩的演出。
現在少了這
兩個好
人，營內好
像寂寞了很
多。綠葉同
志雖然感到
內心有無限
的惆悵……
山巴
馬，河水

游，森林的景物依舊，人們仍然忙於各種工作……

仍然有女隊長的鼓勵，仍然有女隊長的鼓勵；然而，綠葉呢，只能激衷和容忍，面對著生活……

一九八九年初，內政部公佈了馬共與泰王國政府和馬來亞政府三方面的和平談判的消息。前方不時傳來：談判略有進展，或是談判交阻、僵持，甚至關於破裂……戰士們從良好的願望出發，總是希望談判最終能達成協議，然後走出森林。這是過去羅玲和較所未能做到的。但是戰場上也曾下令：各單位務必做好思想準備，萬一談判失敗，風暴必須再打，甚至大打。不久之前，兄弟單位在農村執行任務，遭到襲擊，犧牲了一個同志。據探報於多派出一組，在舊房周圍築起布障，住常，亦雷之後就獲得向全隊公布詳情，以免戰士們誤入雷區。但這次卻忍痛了，過了一兩個月，卻又傳出：「和又露出曙光，協議簽字在望。」並一再告誡：「這時候千萬不能死人！」

聽到和平有可能實現，於是人心浮動，人們都急於下山，回家與親人團聚。戰士們常常聚集在課堂談論這事，大家共同關心的是「投降」和「光榮和解放」？

附近森林，時常有真升開的「卜卜」聲，卻沒有聽到槍炮聲。有人說：「這是談判的代表團乘坐派方的直升機往該處開會。確是如此！看來和平是「呼之欲出」了。」

本單位的第一把手周連，被石劍大部隊開會去了，據說與和談有關。他平日深藏不露，這次在談判時顯出了獲得一見的微笑，儘管他的微笑只不過是稍發閃爍而後而已……

本單位的總指揮，由羅頭白髮的榮叔負責。他已老當益壯，連日為派人尋找藏武地點而操勞。但是，有的地方仍找不到，帶隊的小林仔細著險，跑到指揮部來報告。

「沒辦法？」榮叔皺著臉，無可奈何的嘆了笑。

「沒辦法？」榮叔皺著臉，無可奈何的嘆了笑。

「嘿……」榮叔把煙吸掉，用顫抖的手在工作簿上寫下了綠葉的名字。接著，又想起了做事細心的秀枝——「古巴的妻子，一個身材高大的女同志。」

「三人，行嗎？」

當時，綠葉出農村給群眾扎針、拔毒，於是，一個命令下傳，這名女隊長羅鳳，把綠葉調回營來，說是：有急事待商。

其實，綠葉在農村工作，同時也是在打算會見她的孀生女——德娘。德娘經常帶工作隊在農村活動，她已經託人的關係，只是還在等待確實日期。

德娘還在曼谷，雖然電話一撥就通，可是搭火車，晨伏前後也要隔天才能夠見面。

綠葉接到命令，悄悄回到營內，溼身是汗，走到指揮部來報告。

榮叔問她：「有把握找到這批武裝嗎？」接著，他攤開一張地圖，擺在桌面。

於是在，當天下午召開了營出發工作會，榮叔把挖武裝的任務，向小林仔、秀枝和綠葉作了交代。當時，大家都集中怎樣設法尋找埋藏地點，而把其他相關的問題擱置一旁。

綠葉

中加

小林仔在突擊隊換過班，他的妻子也是被地雷炸死的。這次帶隊執行任務，自然要小心翼翼。秀枝原來也是突擊隊員，只因丈夫——古巴——作戰受傷，斷了右臂，才被調回後方。這大個子女戰士在前頭開路，最危險處正路走，不敢亂跑亂動。小林仔走中間，綠葉隨後掃路。他們這樣走，自然是慢速度的。

一對山雞在樹邊，恩恩愛愛地啄食，發現草木動，立即飛到山嶺上。來到目的地，已是上午十點多鐘了。小林仔指著兩棵巴麻樹中間的一段綠葉說：「根葉地，就是這裡了。但是，那天來過一趟，戴來就，沒有個鬼影。」

其實，兩棵巴麻，一棵已斷了一枝大樹，也許是過蘇，也許是雷轟，景象已大為改變。綠葉和同伴一起，用冰冷刀砍掉煙草，順手東割西挖，又看有鬼紙。

「一個多小時過去了，一煙草展。三人嗚呼地，滿頭大汗，巴顯得信心不足。怎麼？你也找不到嗎？」小林仔問她。她微微一笑，十分抱歉地搖搖頭。小林仔俯著怒怒的口吻說：「嚶，想不到你也這樣木實！」秀枝一邊抹汗，一邊自言自語：「難道這棵巴麻西商手取路……這半段路……」

「巴麻有兩棵，到底是哪一棵？」小林仔急了。綠葉這才說：「我估計是斷枝的這一棵。」

「怎麼估計？……大概？……」小林仔有脾氣了。秀枝說：「休息一下再找吧，越急越壞。」

小林仔先坐大樹板上，伸了伸那條腿。綠葉雖然坐下來，但她的眼睛還在那裡轉。她想起當年那十四廿（十四廿冬米的容量）箱，來這裡，尹光撥武器。他先坐在巴麻樹下歇一會兒，然後去挖地洞。……他大約走了十步……綠葉喝了口水，又走到另一端去送了盆，又到處挖挖刺刺。當地的巴冷刀失手掉在地上，俯身下去檢時，在這一剎那，無意中發現這地而似乎有稍稍下陷的痕迹。

她低聲地，似乎是屏著呼吸，說：「這……這……」小林仔機靈，一見綠葉的表情，便敏捷地一躍身，跨過樹藤，早已探察探察，順著綠葉所指，刺了又刺，還是到處一樣，裏是鬆鬆的樹葉層。他滿臉大汗，已經想把手中的鐵錘一扔……

突然「啊」的一聲，感覺情況有異，他的鐵錘已刺到了硬底，若不是石塊就是鐵桶。

再頓一頓鐵錘，他欣喜地叫道：「呵，你們呢……」

「啣啣……」

「著！」他索性把錘頭脫下來，放到一邊，一腳踏著，用錘頭挖洞。大約挖到兩呎多深，果然發現鐵桶。

「有了，有了！」小林仔很興奮。他看見那粘著鐵桶的綠色樹膠布，已經很脆，輕輕一碰就脫落。

小林仔把手中的錘頭放下，坐倒一處喘息。兩位女戰士接力幹起來，尤其是秀枝，很有氣力。一個小時後，幾個十四廿桶的蓋已經完全脫在前面。

綠葉並不像小林仔那樣顯得特別高興。她覺得這是大家努力的必然結果。大家都喝了水，然後開桶，看那些武器完好，涼才放心，停下來吃中餐。小林仔決定：今天先把手頭拍走，明天再來拍武器。反正，地點找到了，就好像是吊到了山豬那樣，接下來的就就容易了。把手頭拍好後，他用樹葉把洞口掩蓋得嚴嚴密密。

下午三點多，三個戰士擔著重負，往

回營房的路走。……

六

秀枝同志回到營內，向古巴談起今天出發工作的事，兩人越談越覺得不妥：這個地區是否有雷？情況不明，在軍事上並非「知己知彼」。還是讓她去找小林仔為好，便這位副隊長去問主管軍事的老甘叔。

小林仔聽了也說：「是啊，問清楚好，不可換矣。」

於是，他拐著腳，走到老甘叔的小屋來。這位老同志，戴著老花眼鏡，正在磨牙牌，準備下山後放煙草。

小林仔問道：「今天我們去拍武器的這條竹林，有地雷嗎？」老甘叔停下手來，搖著頭說：「似乎這地帶沒有。」

「真的？」

「肯定沒有！」聽了會兒，他細細看著那乳白色的牌仔，自己在假笑：「哈，要和平啦！……」這時，晚餐的響子響了，老甘叔忙著拿起飯桶，就變走，猛一抬頭，看見秀枝也站在那裡。他點一點頭就去了。次日清晨，出發前，先在操場集合。

(5)

小林仔告訴秀枝昨晚和秀枝去問老甘叔的結果。秀枝說：「這樣就好辦，今天我們可以到山頭路，快點抵莊，我可以趕出村去見女兒。」

「行！」小林仔精神百倍，喊道：「走！」

吊梁在響，風聲在叫，風和日麗。他們上到山頂，晨寒未消，一陣陣涼風吹來，倒也使人心曠神怡。

他們又來到了昨天挖洞的巴羅樹邊。小林仔先把偽裝的樹葉移開，又開始了一天的工作。

他彎下身去，把那些用汽油刺在磁料布上的卡衣槍拿出來。一連拍幾聲，一邊感嘆道：「……唉，這棵新的磁料槍，就要拿去割掉，真可惜！……過去普通戰士要來換一支新的，都捨不得給，寧可忍它爛在土裡。」

秀枝催他道：「別囉嗦了，快手快腳，替內還有大工要做呢。」

小林仔還是繼續說：「前次開會，妳的一老一退讓讓老甘同志王軍軍，取代老甘叔，可是剛建不肯。那時，古巴就作了這樣的比喻：這樣好像新斯的自動剪白刀埋在土裡，真的是「英雄無用武之地」，——果然有道理。」——小林仔這人老工作一有進展，話就多了。

綠葉只管把槍枝裝進背袋裡。

秀枝說：「可惜老甘去年犧牲了！……」

「古巴這鬼，滿口聖諭有甚麼用？」

「古巴同志要不是斷了右臂，在軍事上還有更大作為。他在突擊隊曾有過一天打五個敵鬥的紀錄。」小林仔說：「那天，他受傷，妳攆著他走……當時天上有飛機掃射，地上有敵軍炮擊，他叫你們給補一槍，免得拖累……」

「傷命都要換救，哪裡有……」儘管有欣心的往事，秀枝答得簡潔，已經裝好了兩袋，小林仔叫綠葉不要裝他的，他發用一個十四日德來代替舊槍袋。

……照例是把他地洞掃好，然後大家都坐下來喘口氣。

接著那個用布包著裝載著的十四日德，小林仔說：「戰爭結束後，我要保留它，將來留給我的子孫後代看，這道是當年森林游擊隊用過的……」

「你的老母在哪裡？」秀枝笑著問道：「你還想兒子孫呢！」

一九八一年，小林仔的兒子孫其同

志，跟著老甘叔去進剿盜匪，踩到地雷，犧牲了。那時她才二十五歲。她雖一副戎裝，英姿颯爽，卻還有點嬌羞憔悴。一個長得如此俊俏的女戰士，就這麼沒了！

用中餐時，秀枝問綠葉：「聽說妳的女兒就要來見妳了？」

「本來約孔叔叔相會，」綠葉說：「突然一道命令把我調回營。」

「現在應該可以讓她到營裡見面。」秀枝說：「秦方的直升機都在營區那一帶降陸……」

「好夕由隊長處理……唉！」綠葉顯得幾分無奈。

「妳的女兒多大了？」小林仔也問，並坐下來吃飯。

「十八……不，快十九了。」

「歌。」小林仔開玩笑地說：「早知她這麼大，嫁給我做老婆都不錯啦！」秀枝啞了他一下，說：「你想？你瘋了！」

了一條腿！再說，人家也許已經有對象了，還輪到你？」

「也不知道她長成甚麼樣了。」綠葉想像著，她該是個亭亭玉立的少女了吧。想到她剛出世時，紅粉撲的包在布巾裡，來不及親一親，就隨風飛走了，心中不免悵然……

「還從未見過嗎？」小林仔問。

「在她四、五歲時見過一次。」綠葉說：「樣子比較像她爸，濃眉大眼的……」

小林仔又對秀枝說：「這次如果遇見，妳當媒人，我給你一個大紅包……」

「你白日作夢！」

「人總得有夢想，才會奮鬥。——這是你那個古巴上課時說的。」他說罷，還在笑。

（一四之三）

綠葉

中

他們三人滾著滾負，吃力地往西走。太陽已經偏西了，秀枝走在前頭開路。小林仔走在中間，綠葉隨後。上斜坡時，小林仔心想：當年發生戰事，夜行軍時，古己曾在這樣險峻低谷，樣子很狼狽。現在好了，不打仗了，這險峻將變為風景區。這山嶺往南直走，有一處瀑布嘩嘩地噴着，可以開為旅遊勝地。

他們已經上了竹扶欄，前面的兩個人在山壁喘氣，用布巾拭汗。綠葉背下放下一個巨額去掃路。四下很靜，只聽得燒樹葉的「沙沙」聲。半晌，「轟」的一聲巨響，飛沙走石。秀枝和小林仔立刻放下背包逃過去，「啊！」地齊聲叫了出來。

只見綠葉撲倒地上，手中的槍枝拋到一機旁。她當炸開了，她的左腿被炸斷，左手腕只剩一片皮掛著，腹部的爛肉出大股鮮血。秀枝把屍體扶起來，她在懷裡，綠葉還強韌地問：「貴問：……為什麼……有雷？」

小林仔交代考核頭頭官員，自己立即衝下山，回營求救。

平常要定一個多小時的路程，小林仔抄捷徑，不到半小時就回到營房。營內同志們早已圍聚，集合在操場，並紛紛指著，察及看見小林仔渾身是汗，狂奔而來，大聲說：「……綠葉中雷，快救！」

他一見老甘在場，厲聲道：「你害死

人！」

「我？……」老甘被電擊當雷一棍撈在那裏。

黎叔立刻派出發奮的同志陪路，並派馮醫生和幾個年輕戰士前往急救。老甘不知怎的，也在後面隨行。

當他們抵達時，綠葉同志因失血過多，已仰面躺在秀枝懷裡動也不動了。雖然一身鮮血，可是，她蒼黃的臉龐顯得格外安祥，似乎還像平日那樣驕傲地發發一笑。

馮醫生仔細地檢查她的傷口，在大家的哭聲中，沈痛地說：「致命的是炸到下腹。」

戰士們搞了一個擔架抬屍體，但很快就發現不適用，因為樹叢林密。秀枝要求由她領路。於是，把綠葉綁在她背上，這樣倒好些。

馮醫生走近營房，營內靜悄悄……

七

進了營房，戰士們把綠葉的遺體抬進小屋，馮醫生準備為綠葉的遺體做修補工作。小嵐因周用塑料布圍蔽，並禁止人們隨意入內，只有醫務人員才准而忙碌著。

小林仔在課堂，向黎叔詳述事情的經過。黎叔時而搖頭嘆息。……老甘叔頹喪地望著地面。

古巴獨自坐在課堂的角落，神情凝重地看著老甘，心想：「這好比是：眼睜睜的看見有人要掉下懸崖，伸手拯救，結果還是……」顯然是他的誤導。真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多教人痛心啊！」

下午，深沈的人散了，整個營房靜悄悄。

突然，哨站有變響，立刻引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原來是女隊長帶著綠葉的女兒——眼眼走來。這個姑娘果然是滿眉大眼，長得相當秀麗。她板著長髮，穿著黑色T恤，牛仔褲。正在同馮鳳阿談話，告訴她說：自己已快以完備六（高中）。說著說著，跑到山麓，差點摔倒，不禁噴笑起來——就要見到媽媽了，多教人高興！

哨兵走過來，低聲向隊長說了幾句，馮鳳阿臉上頓時火氣失色，眼眶紅了，突然拉著眼罩，加快了腳步，往營內急走。

眼罩一點掉到，又笑出聲。

「不要笑！」眼罩阿眼罩說。

少女覺得奇怪，用英語問：「七件事？」

「你阿媽……」女隊長禁不住，哭了！

她急急忙忙拉著眼罩，要闖進那間對的小屋。

「慢一點，等醫生給她修補、化妝。」秀枝對眼罩說。

眼罩莫名其妙。她想要從人群中認出媽媽，可是，這些穿著軍裝的人，面孔嚴肅，甚至，一下子也不易辨出男女。她只得雙手合十，向他們行泰國禮。她已忘了這個阿媽剛才一路上教她以右手圍拳的軍事禮節。她很好奇地探頭去看看那些嚴肅。

女隊長把她攔住，

「你去看一下。」少女站起來就要走。

眼罩試著淚，突然滾滾山地問：「你們為甚麼要對我們的國家來打仗呢？」

「從前這世界不明，同紅毛鬼打仗時，避過來的。」眼罩說：「等阿爸也是馬來西亞人。」

「他死在馬來西亞？」

眼罩點點頭。

眼罩哭泣著說：「……我不但見不到爸爸，現在，連媽媽……也……」

古巴在旁邊嘆道：「這樣的母女相會，真太殘酷了！」

女隊長深悔道：「我們回來得太晚了！」

這時，馮醫生把她們帶去看綠葉的遺容。在她們的哭聲中，馮醫生站在一旁，心潮起伏。她想：我們這是幹甚麼呢？難道只能夠機械地工作，而不能防患於未然麼？當年自己的丈夫，頭部中彈犧牲，也是給他的遺體做了修補工作。可是，修補不了的是一顆破碎的心！

……眼罩快著眼罩走出來。眼罩叫嚷著說：「我要把媽媽的遺體運到街上，在和尚廟裡打齋、火化。」

女隊長耐心向她解釋道：「不可能。現在我們還未向泰國政府簽協定。」

那眼罩，她要求更留到明天發灰以後才回去。眼罩點點頭，心想：這真是一個有主見的姑娘啊！

眼罩白臉的黎叔，走過來，握著眼罩的手，用英語說：「……我們的工作沒做好，造成你媽媽犧牲，真對不住啊！」

眼罩聽不太懂，眼罩用廣東話給她翻

(7)

深。她感動地再次雙手合十行禮。
晉房附近有電燈，戰士們在準備把
木。……

尾聲

榮叔告訴陳鳳說：綠林的姊妹和弟弟
不能趕來參加葬禮，因為他們都出發在
外。女隊長說：一定要趕快通知她在街
上的哥哥。

第二天上午，文化教員把錄音機擺在
課堂，播放哀樂。同志們在哀樂聲中，
緩緩而行，含淚向綠葉同志的墳地告
別。……

把棺木釘好後，由幾位年輕戰士抬
走，前面有人吹響鑼草出殯；呼喝之
聲，伴着嗚咽的泣泣。……
古巴同志，早已從文工團的服裝堆
中，找出一件舊衣，讓儀儀披上，作為
唯一的孝子，給母親送終。

在榮叔的主持下，全體開了檢討會，
有嚴肅的發言，有激烈的爭辯。然而，
更多的是笑盈盈的申訴。……

會後，古巴這個別開老甘細談，只見
老甘低著頭含著淚，抽擤著鼻涕，說不
出話。……這從從青年時期當上充應戰
士，後來當上警長，接著又升為軍事主
管幹部的人，自恃有功，向來公然不聽
批評意見的，但這次的事卻是這樣不容
置辯。……

昨晚儀儀並沒有參加全體大會，即使
有，她也聽不進他們的聲音。她只覺得
大家心緒不寧，沉重。臨走時，她還忍
叔的手說：「沒想到你們都這樣悲悲，
外頭的輿論，有的說，你們是一夥野蠻
的連人。——呵，我媽媽死的時候都這
樣可憐！」
「慈悲？我們對自己人，」榮叔語音

哽咽地說：「慈悲得不得不夠。」小林
子沒有同儀儀談話。想到同綠葉開過
的玩笑，心中更添悲緒！他笑吟吟說：
「為甚麼換的不是我？我無辜無辜
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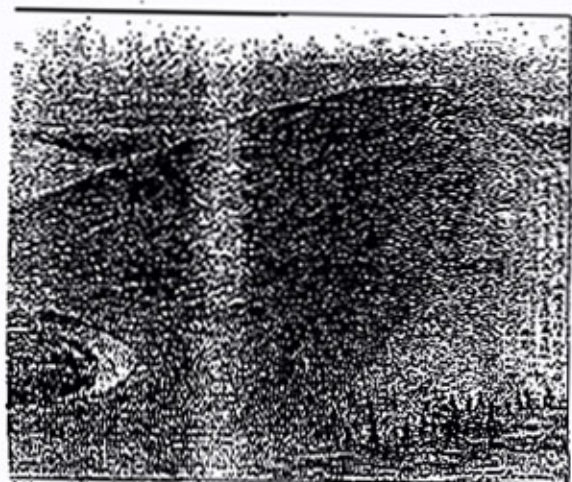
呵，綠葉走了！
她走了……
他像一片樹葉，輕輕飄落林中。

並將情融入故鄉的土地。

(四之四)
(寫於泰南)

註：一九五五年在「華珍和妹」失
敗後，游擊活動一度沉寂下來，直到
六十年代以後，又重興旗鼓，稱為
「革命復興」。

四期星 日九十月十年三四五二曆佛



▲新編三景(50x40cm) 國畫師作

《詩話詩》

新。住為心路相心技術藝與容內想思以詩
詩義主國念位向句原和岸吳了現出壇文馬
個子，(碧遠樹那這)唱歌個一，蒙自以引，人
(中賀) 〇(山寶萬庄是鄉家的我)唱歌